

PINGMINWAISHI

平民外史

● 彭昆耀 著

下 卷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民外史/彭昆耀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

(红树林文丛)

ISBN 978 - 7 - 5063 - 4218 - 6

I. 平… II. 彭… III. 纪实文实 - 中国 - 当代

IV. K820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7211 号

平民外史

作 者: 彭昆耀

责任编辑: 捷 秀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990 千字

印 张: 33.125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3 - 4218 - 6

定 价: 6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八章

文革尾声 如梦初醒

第一节 “九·一三”进前指 恋情又放弃

五月一日上午，陆军第一六三医院小儿科教导员王燕群打电话给赐星，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你如果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玩。”赐星说：“今天机关放假休息，等下我就来吧！”

赐星与王教导员是老乡，同是双峰一中校友。王教导员的爸爸是双峰三中工友，地下党员。她本人一九五零年冬响应党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而参了军，是双峰县有史以来第一批女兵，闻名遐迩。因为一六三医院后山发现一起无名女尸案，赐星到该院去调查，因乡音未改而相识。王教导员性格开朗，作风泼辣，像个男同志似的，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她对赐星就以小弟弟相待。她爱人也在医院工作。她女儿高中毕业了，准备上山下乡，到知青点上去锻炼。趁此机会，赐星在省军区机关服务社凭“干部物资供应卡”买了一个白铁皮提桶和一个洗脸盆，准备送给她女儿。正好，她打电话来了，所以赐星很高兴，满口答应。

赐星来到王教导员家，她女儿见到提桶和脸盆，满心欢喜，因为这白铁皮提桶是紧俏物质，很时髦，不仅实用，甚至还代表了一个人的价值和品位。赐星帮助她女儿清理用品，中午在她家吃饭。饭后，王教导员问：“你这个对象谈得怎么样了？”赐星说：“她当兵了，部队规定战士不准谈恋爱，所以我只好放弃，否则影响她的前途，也影响我的进步。”王教导员说：“我们院里手术室有一位护士小赵，武冈县人，一九六五年入伍，表现不错，是党员发展对象，她今年二十五岁了，还没有找对象。手术室的护士是不错的，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现在部队里男同志找对象很难，女

同志倒俏得很,医院里现在没有几个她这样大年纪的了。你要愿意的话,我去找她,你们见见面。”赐星答应“好。”

王教导员找来了小赵。她身材窈窕,皮肤很白,长发披肩,淡妆素裹,脸颊细长,颧骨略高,眼睛不大,牙齿不白,但嫩白的皮肤遮盖了她许多缺点。她着白色衬衣,合身得体的崭新军装,配着一双发亮的黑色女式皮鞋,显得简洁大方。她不算标准的美女,就像一杯温暖的奶茶,没有红酒的高贵,没有咖啡的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

王教导员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卧室,给双方彼此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最后说:“你们互相交谈吧,都是大男大女了,又是军人,用不着羞羞涩涩的。”他们互相询问了对方的情况,也介绍了各自家庭和自己的工作。看来,小赵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说话慢条斯礼的,声音也是燕语莺声,没有想好的问题,她会红着脸吭哧半天,但碰到顺心的话题,就会张口大笑,也显得活泼可爱。她的眼睛里不时地掠过一丝丝惆怅,但又很快被那闪烁的自信所代替。因为小赵下午四点要上班,所以他们没有作更深层次的交谈。但初次见面,能够谈上这么多,也算不错的了。他们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准备联系。

赐星很高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军人,而且表现不错,虽然小赵不是很漂亮,但形象是一幅画,素质是一本书,在时下政治条件是第一位的,素质是最重要的。

星期六晚上,赐星打电话给小赵,约她星期天出来玩,她也满心欢喜,欣然应允。双方约定上午九点在烈士陵园烈士塔下面相会。

上午九点,赐星准时来到烈士塔约定的地点。他四处张望,只见远处有一位女军人,她挎着军用挎包,昂首挺胸,正匆匆忙忙往这边走来。她戴着一个大型的白色口罩,将自己的嘴唇乃至整个脸部都罩得严严的。赐星看不清她的面貌,但看到这风度翩翩、极具女生特征,他估计一定是她,于是急忙笑脸相迎。小赵取下口罩,小声地问:“你等了很久了吧!”赐星说:“没有,我也刚好到。”他们都非常高兴,都非常激动,在高兴和激动间,他们双方的眼睛对视了足足五分钟。她的眼神让赐星一震,这种眼神让他读出她特别需要关爱。

“到我们机关去玩玩吗?”赐星发出邀请。

“我今天下午要上班,十二点以前要赶回去。我想到附近的百货公

司买点日常用品。”小赵说。

“需要我陪你吗？”赐星问。

“当然！”小赵也很坦然。

她们一路走着说着，一切都很自然，一切都很舒畅。他们来到中山路百货商店，小赵尽买些女人的日常用品。她说：“我们手术室人少，经常加班加点，加班以后又不给补休，有时一个大手术上10个小时，手术下来以后只想休息。同时从一六三医院坐公汽车到城里要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到烈士陵园南门口也要40分钟，所以大家一般不愿上街。今天我买的东西好多是给别人带的。”

赐星听小赵这么一说，颇感同情，说：“如果欢迎的话，我今后多往你那里跑跑啰！”

小赵说：“欢迎！下个星期天的上午你到我们医院来喽！”

赐星说：“好的！”他送走了小赵，企盼着下个星期天的到来。

星期天终于到来了，赐星吃完早饭就匆匆地坐公共汽车到一六三医院，小赵下楼到医院门口亲切迎接。她们四个人住一间房，室内整齐别致，干干净净。小赵忙给赐星搬出凳子，倒开水。她还买了饼干和水果糖，热情款待。大家见到小赵的对象来了，都感到亲切，更多的是感到稀罕，一个相传一个，所以来看的人比较多。这一次，赐星也表现得气宇昂昂，利口捷给，很有军人的气质和政治干部的风度，与大家畅谈自如，谈笑风生。小赵给赐星在食堂端来了午饭，他们在一起吃着。赐星吃完午饭，就赶回了机关。

过了两天的中午，和小赵同住一间房子里的小苏，特意跑到赐星的宿舍。她对赐星说：“我和小赵是好朋友，是老乡，她是武冈人，我是邵阳市人，又是一起入伍的，住一个房间。你们谈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你们成功，成为一对理想的伉俪。你星期天到医院后，大家看到你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能说会道，又在大机关从事政治工作，都说你前途无量。大家对你十分钦佩，也对小赵能找到这样的对象羡慕不已。但女同志在一起，七嘴八舌，说三道四，甚至胡说八道的也有，她们说今后小赵管不着你，需要好好考验。因为我和你也是半个老乡，加上我已调到省军区冷水江农药厂医务室工作了，后天就要去报到，我今天上街买东西，顺便来告诉你。”

赐星面对这位纯真的女同志,十分敬重。他说:“我感谢你的热情关心,给我送来了信息,也许我确实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接着赐星又问:“你调去农药厂,可以吗?”

小苏说:“可以!冷水江离邵阳市很近,我爱人在邵阳市工作,来往还方便些。其实,到农药厂也许不要值晚班,医院里女同志值晚班很辛苦的。”

赐星说:“那好!对你有好处就好!要不然有思想包袱就麻烦了。同时,今天请你回去告诉小赵,我们都是出身于贫穷的贫农或贫民家庭,真实、诚恳、朴实是我们的品质,也是我们做人的标准。平时我们都是说一不二的,对于感情的追求也是专一执着的,请她不要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不要让个别人的胡言乱语来扰乱我们的理智,我们工作都很忙,不要让个别人胡搅蛮缠,影响我们的思想情绪,影响我们的工作。说到感情,那是彼此双方的真心付出,而不是谁管谁的问题。”接着他又长吁短叹,说:“嗯!初恋的女人最喜欢考验,初恋的人最不会珍惜!我听人说,一六三医院女同志谈爱的风气不好,与机关里好几个干部谈,结果都崩了。”他又说:“小苏,请你回去告诉小赵,我们可千万不要这样啊!”

又是星期天的上午,小赵满心欢喜地来到省军区机关,这是他们谈恋爱以来她第一次来机关,赐星当然也热情相待,买了苹果和水果糖,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室的罗干事也有意外出,给赐星腾出空间。从今年开始,机关宿舍作了些调整,原来四个人住,现在两个人住,张干事和唐干事搬到隔壁的房间。小赵浏览了赐星摆在书桌上的书,说“你的书还挺多的。”

赐星说:“都是一些政治书籍和侦察办案的业务书。文学方面的书籍很少,小说就没有了。”

小赵说:“我也是,全是医学方面的书,没有一本小说。”

小赵坐了下来,喝了口水,她陡然冒出:“我妹妹来了一封信,她说她去医院检查有慢性肾炎,真是一个麻烦事。”

赐星问:“问题很大吗?”

小赵说:“问题倒不是很大,主要是慢性的,难以根治。”

赐星说:“那也要抓紧治,莫不到你们院里来,有关病情你还可以关照一下。”

小赵说：“不行的，医院里对这样的慢性病也不会很重视。”

小赵还说了她家的一些情况，她说：“家里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母亲早年去世，爸爸娶了一个后妈，弟弟是后妈生的，这个后妈对我和我妹妹不太好”等等。

这些情况她这次才告诉赐星，第一次见面介绍情况时，她没有说后妈的事。她在介绍这些情况时，她深邃的眼睛一直一动也不动的深情地凝视着赐星，赐星对她深表同情，也不时地用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她。她们色授魂与，谈得很满意，谈得很开心。

赐星心情很好，他感到很满足：不错，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面，交流思想感情，不用写信。他想起与频辉毕业后通信两、三年，没有见过一次面；与智智谈了将近一年，才见了一次面，还不到两个小时。虽然写信可以交流，但写信要咬文嚼字，要深思熟虑，暮云春树，带来许多牵挂，很麻烦的。所以恋爱也好、结婚也好，还是距离近一点好。

小赵来了，田处长、魏副处长和几位老同志都先后来看她，她也很高兴。

端午节前夕，嫦娥到省冶金工业厅送文件，她到她哥哥这里来。赐星把他与小赵谈爱的事告诉了嫦娥，也同时把他妹妹嫦娥来了的事告诉了小赵。小赵欣然说“欢迎你妹妹到我这里来玩。”于是嫦娥去了一六三医院。小赵十分热情，留她住宿，陪她浏览医院风貌。嫦娥第二天上午回来，高兴不已，对小赵盛加称赞，说“小赵是一个朴实、善良的女同志，当然也是一个比较老练的女同志，她对生活充满了遐想，她将准备结婚的被面、被套、床单、纹帐等都给我看了，很漂亮的。在布票发得这么少的情况下，她能够准备这些东西，确实是不简单的，也是胸有成竹的。”嫦娥又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赐星说：“认识还不到一个月，接触才有几次，还要了解一段。如果可以的话，今年可以结婚，她今年到年龄了，部队要求男28岁，女25岁，她快满25岁了。”

又到了星期天，赐星上午有工作，下午他才骑着自行车去医院。他走进小赵的房间，小赵不在。同室的小孙告诉他：“小赵洗澡去了，你先坐坐，我马上去叫。”她给赐星倒了开水，马上就出去了。小赵很快就回来了。她左手挽着提桶，里面装着洗了的衣服，右手拿着木梳，不停地梳着她刚洗过的头发。她满脸喜悦，肌肤白皙泛着红润，披肩的长发显得

乌黑亮泽,像一面旗帜。赐星看着,觉得小赵比第一次见面时要漂亮,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她身穿白色衫衣,透着光亮,由于没戴胸罩,一双坚挺的乳房,两个制高点遒劲挺拔,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女性含蓄的性感魅力。当她放下提桶弯腰去拿衣服晒时,全被赐星“一览众山小”,还有那洁白如雪的肩膀。赐星一下子满脸血红,倏然转过头去。他没有燃烧的欲念,只痴痴地愣在那里。有人说,女人的肩膀很漂亮,只要小露一下肩膀就能表现出女人性感的感觉了。赐星不敢去想。

小赵晒完衣服,侧身对着赐星问:“有开水了吗?”

赐星说:“刚才那位女同志给我倒了。”

小赵说:“那好。我到卫生间去穿个胸罩,刚才去洗澡忘记带了。”

赐星领首无语。

小赵从卫生间出来,说“女同志就是这么特殊,再过一段天气炎热了,你就不能到我们寝室里来了。”赐星含羞地微微一笑。

小赵坐了下来,轻声细语地和赐星交谈起来。一会,她从抽屉里拿出她的日记本,说:“你看看。”

赐星说:“日记?日记记录了自己的隐私,一般是不给别人看的。如果有人去偷看别人的日记也是不道德的,它和私拆他人信件一样,受到法律保护。”

小赵说:“没关系,我就是要给你看。”

赐星自以为得意,说:“说明你对我还是很信任的啰!”

小赵甜美的笑了。

她的好大一本日记,记录了女人青春期的许多琐事,包括单位一位医生对她的倾慕,也叙述了医院男女青年同事间的朦胧情谊,以及自己对婚姻、家庭的渴望。自从与赐星相恋以后,更多的写了对赐星的赞美和约会以后的眷恋。

赐星说:“写得不错!要坚持写下去。日记,不仅真实地记录着自己和周围,激励自己进步,对写作水平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到达年迈花甲时,暮然回首,看着这些,才会觉得有滋味。”

因为星期天晚上要上班,赐星没有在小赵那里吃晚饭。他骑着自行车,心里乐滋滋的走在回家的路上。相恋的日子是快乐的,更是一种奢侈的甜蜜。

星期四的中午，赐星吃过午饭，正安然地躺在床上，准备入睡。突然，有人敲门，赐星急忙上前，把门打开。“啊！小赵”，赐星惊讶地问：“你怎么中午来了？”小赵说：“我准备去参加医疗队，星期六就走。”她顺手把门关上，赐星急忙又把门打开，留着一小缝，并说：“把门打开一点。男女之间接触，即使是谈爱，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要关着门。否则人家疑神疑鬼，说黑道白，甚至胡言乱语。”小赵不以为意，无可无不可。她脱掉军上衣，往床上一扔，就半躺式躺在赐星的床上，头托在折叠好的被子上，一脚落地，一脚悬空在床边。赐星给她倒了开水，又洗了毛巾递给她擦汗。赐星望着她那深情的双眼，读出她不舍的眷恋。

小赵问：“你们那位同志呢？”

赐星说：“他到一四五师了解情况去了。”

赐星坐在罗干事的床边，问：“你们医疗队多少人？”

“一共二十人。”

“去哪里？”

“是到南县，去作血吸虫病的调查、防疫和治疗。”

小赵有些惘然不乐，说：“真倒霉，不好的事情都轮到我头上，一去就是三个月。”

赐星见小赵如此怅惘，便做些开导工作，说：“也许这次是组织上考验你，锻炼你。你不是写了入党申请书吗？组织上也把你列为了发展对象，也许这次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所以，你一定要愉快地服从，接受考验，经得起考验。”

小赵说：“主要是那里有血吸虫病，一旦染上了就不得了。”

赐星说：“这倒要特别注意，小心防范。但只要自己注意了，也没有事。我们在屈原农场收芝麻，那里的血吸虫也很厉害，但领导一再要求，一再规定，要求特别严，从目前来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再说，任何事情都需要人干呀，你不去就得别人去。共产党员就得模范带头，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吃苦在前，冲锋在前，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

小赵不再言语，去深情地望着赐星。

赐星问：“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小赵说：“等下我去买一点日常用品。”

赐星问：“要我陪吗？”

小赵说：“不用了，你得要上班啦！”

赐星为她清理了一些政治学习资料，包括马恩列斯一些精典著作小册子和宣讲材料。同时告诉她：“也许最近一段时间我也要下部队。希望你在医疗队到了点上以后，就写信来，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

小赵颌头、无语，却将愉快的心情绽放在脸庞。她风度翩翩地离去，赐星送她到机关门口。

田处长调到省军区清理“五·一六”工作办公室负责，处里由高贵处长主持工作。高处长原在广州军区军事检察院工作，后因军检撤销调到海南省军区，去年五月又从海南调到湖南。虽然反复调动，几次搬家，思想上有些考虑，但他工作抓得很紧，井然有序。他工作务实，作风深入，不浮夸，不做表面文章。他确定要对全省部队进行一次预防政治事故的检查了解，以防患于未然。并指定带赐星一起去。本来，预防政治事故工作属内勤组管，可高处长指定要赐星去，也是处长对自己的信任，赐星欣然服从，只是下部队要辛苦一点。

高处长不顾夏日酷暑，身热如焚，一个个军分区地调查，一个个人武部地了解，听取汇报，小型座谈，发现漏洞和隐患，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的意见。他每去一个人武部都把军分区保卫科长带上，使这些科长们大为感叹，赞称高处长作风深入，为他们做了好样子。高处长说：“虽然我们有点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对一个单位的了解还不够详细，但到了—一个地方，至少可以引起他们领导重视，提起他们警觉，何况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更重要的就是机关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就地解决矛盾和问题，不要长期坐在办公室指手划脚，纸上谈兵，发号施令，作些不切实际的所谓‘指示’。”

高处长前前后后坚持了近两个月，除长沙市及附近一些县（市）外，全省十一个地区九十四个县（市），他跑了三分之二还多。经过这次调查，赐星也学到了许多，无论是工作方法还是领导艺术。

就在高处长带赐星下基层调查期间，为了照顾夫妻关系，解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办案组的邹干事调回株洲市人武部，钟干事调回广东省普宁县人武部，穆干事调回陕西省汉中军分区。赐星他们虽然在

调查期间也回机关两次,但这些老同志临走时都没有碰上欢送他们。

八月下旬,机关确定一批干部下连任职锻炼,处里唐干事是其中之一。他被下放到西湖农场陆军第一四六师四三八团四连任副政治指导员。机关明确:干部下连锻炼表现好的又因工作需要即可以回机关,否则就留在连队。赐星从下面回来见到唐干事,唐干事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往日的自信和冷静不见了,脸上常有的微笑消失了,写在脸上的是颓废和无奈,那双极具特点的浓眉皱到了一起,炯炯有神的双眼也总是微眯。面对这位昔日相处情深友于的战友,赐星反复开导他,几乎每天晚饭后都和他散步,鼓励他克服自卑感,增强自信心。赐星说:“自卑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自己对自己要有正确的估计。自己要先看得起自己,别人才会看得起你。而信心是你无限魅力的来源,要相信你自己。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你自己,你的成功、健康、幸福、财富,依靠你如何应用你看不见的法宝,那就是积极的心态。只要有信心,人永远不会挫败。理想的路总是为有信心的人预备着。你年纪轻轻,对未来应该充满美好的憧憬。岁月不是童话,经历才是人生。也许这次下去对你是在部队工作的起点,而不是你说的终点。通过基层锻炼,增长知识和实际工作的本领,一辈子受益。你有许多能力和潜质,你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甚至一个优胜者。”唐干事说:“对!成功者相信的是自己,他们取得成功的潜力不依赖于地位或身份,而依赖于他们自身实现目标的信心。”慢慢地,唐干事的浓眉又舒展开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又重新明亮了,常有的微笑又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他决心坦然面对,愉快服从,接受考验,在连队出几身洪汗,打几个泥滚,脚踏实地地干一番事业。

在小赵去医疗队和赐星下部队期间,他们还是经常联系,书信不断,此不在话下。

突然,九月十四日上午,省军区机关各部紧急召开处长会议,处长回来又马上传达,机关干部要按照既定的预案,“前指”人员迅速进入前线指挥部,一切都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切都以战斗的姿态。省军区苑世仁副司令员担任前线指挥部指挥长,政治部乔副主任担任“前指”政治部主任,保卫处本是田处长担任“前指”处长,可他清理“五·一六”工作离不开,则指定由赐星负责,带领罗干事、肖干事、黄干事、朱干事等共五人去“前指”,都是年轻精干、尚未结婚的小伙子,个个英姿飒爽,精

神焕发。他们抓紧清理文件资料,做出发准备。

中午,赐星挤时间给小赵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去“前指”的消息,并作好一切奉献的准备。赐星分析小赵也会回来了,因为上级要求一切在外人员要迅速归队、坚守岗位。

下午三点,凡属“前指”人员,全副武装,迅速开往前线指挥部,进入了山洞。待基本安顿以后,苑副司令员召开全体“前线”人员会议,由潘参谋长主持,苑副司令员没有说明什么情况,只提了要求,一切待命,一切行动听指挥。同志们进入洞内,洞门紧闭,一切都在洞内进行,工作、学习、吃饭睡觉。不少同志有洞内反应,恶心呕吐,头晕眼花,大便干燥,吃睡不好。可赐星一切都好,安然无恙,能吃能睡,大瓶大瓶的猪肉罐头,一天可干上两瓶。这样在洞内七天七夜,整整七天七夜。

到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前指”部以上首长回省军区机关开会。下午苑副司令员传达:苑副司令员开始不动声色、沉着镇静地宣布:“首先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九月十三日凌晨,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随带他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乘飞机出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大家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异常惊讶,个个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会场一片寂寞,鸦默雀静。然后苑副司令员传达文件精神:

原来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至九月六日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制造混乱,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此后中共中央采取改组北京军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这些都触及了林彪一伙。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偕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叶群,指使其时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的儿子林立果及亲信周宇驰等在上海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纪要》,成立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主席到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主席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九月五日,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主席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九月

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进行具体部署。十一日,毛主席乘坐的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主席的阴谋破产。十二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256号三叉戟专机秘密调往三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晚,毛主席安抵北京。周总理机智地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命令将该机立即调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十三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外逃叛国。在二点三十分左右,256号专机飞行了一百一十分钟时,由于不明的原因坠毁在东经111015'、北纬47042',距离蒙古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机上包括四名机组人员共九人,全部死于坠地。这一事件称之为“九·一三事件”

真是惊心动魄,胆战心惊。大家听了个个拨动心弦,义愤填膺。但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大家开始都不私下议论。

“前指”从洞内搬出,进入了正常的学习讨论。“前指”生活单调,比较枯燥,但苑副司令员善于带兵,把部队带得很活跃。早晨他亲自带领大家爬山,晚饭后组织大家打球,晚上又组织大家看看电影,哪怕是老掉了牙的《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粮食》等故事片和江青培植的“八个样板戏”,他是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看。早晨,他带领大家登山时,让大家站在峰顶上,沉醉其中,感受大自然的雄伟与壮丽,感叹自己的平凡与渺小。

过了几天,苑副司令员接到广州军区通知:说空军十八师是林立果的据点,他曾带领他的心腹及小分队在空军十八师活动频繁,要求迅速组成“两级”(广州军区和省军区)工作组,进驻十八师,查清问题,稳定部队,并指定由苑副司令员带队。苑副司令从司政后机关抽调了八名精明强干、能说会道、会搞调查,会写文章的干部,赐星列在其中,等待广州军区派出的人员到达即进驻十八师。

正在这时,赐星收到了小赵写来的信。开始,他非常高兴,可看完信后,他火冒三丈,令他痛心疾首。她在信中说:“我爸爸妈妈来信说,要我找个老乡,搞本行工作的,同时说你个子矮了。”这显然是一封考验的信,

因为在赐星到“前指”前，她的来信还好好的，他们还商量着准备结婚的事，可一下子就冒出这封恶语伤人的信，真无聊！赐星感觉他的自尊心第一次受到真正的侮辱，他的人格受到了中伤，他经受不住这个打击。他想他曾多次给她说过，恋爱就要好好谈，无须考验，以免影响思想情绪，影响工作，可她就是不听。他想她来自山野，又经过部队多年的教育，本应该纯朴无瑕，可她思想狭隘，心计多端，总是疑神疑鬼的，真是斗筭之人。再说“考验”也不要中伤人家啊，也不要伤害人家自尊心的底线啊！要知道，赐星可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起来的啊！小时候有奶奶、母亲的呵护，在学校有教师和同学的关爱，即使在六二年过苦日子，生活那么困难；即使在父亲去世，人生道路那么坎坷，生活那么艰辛，他也没有被人瞧不起，没有被人侮辱啊！

可赐星平下心来，又想：生气是没有用的，生气就是拿别人的缺点、错误来惩罚自己，何苦呢！奈何与她一般见识呢！于是他晚上没有看电影，坐在房间给她写了封回信。当然他也笔锋尖锐毫不留情给予回击。

他在信中说：“你爸爸妈妈要你找个老乡，我们不是老乡，你是武冈县，我是双峰人，相距五百华里，在狭小的区域来说，我们不是老乡；要你找个搞本行工作的，我们不是搞一行的，你搞医务工作，有专业技术，我搞政治工作，是万金油干部，没有专长。但我坚信，共产党的江山是天长地久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目的意义完全一样；至于说我个子矮了，我个子确实不高，才一米六六。在五大三粗的高个子面前，我是矮个子，但在小巧玲珑的矮个子面前，我又是高个子。不过尽管我个子不高，但还是要高出你半个脑袋。婚姻恋爱本是青年男女双方自愿、自主、自由的事，可你完全顺从你的父母，那么，你就去听你父母的吧。事情既然如此，那我只好放弃，忍痛割爱，让我们几个月来辛苦维系的感情，在地域、专业、外貌的差距上终止，在残余的封建思想影响、在无聊的考验和狭隘的情愫中结束！”

第二天，在工作组回机关准备去十八师的瞬间，赐星跑到办公室，把小赵的信给田处长、魏副处长看了看，两位处长忿忿不平，并安慰赐星正确对待，不要影响工作。

工作组按照各自的分工开展工作，赐星几乎成了苑司令员的秘书，天天跟着苑副司令员，帮着管理文件，整理资料，传递信息。苑副司令员

是抓作战指挥的，他还带着作战处的魏参谋到各指挥点上观看。赐星第一次在地下室的作战指挥所里，看到荧屏上天上飞机飞行的状况，感到十分新奇，十分欣赏，增长不少见识。

星期天，赐星回到省军区机关，一六三医院的王教导员和干部股的段干事都来找赐星，都来做赐星的思想工作。都说：小赵的信，是一时的冲动，是受了别人不正确思想的影响，她做得很不应该，她的信发出以后就后悔莫及，收到你的信后，她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坐在床上一边流泪一边为你织毛衣，这件毛衣也织好了，现在帮你带来了。

赐星说：“小赵的信，伤害了我自尊心的底线，侮辱了我的人格，使我感到很痛心。当初，在我知道她要考验我以后，我曾给她讲过许多道理，我曾给她说过，爱一个人就是要欣赏对方的优点，包容对方的缺点，互相理解，互相体贴，勤于交流，真诚相处。我给她写信的时候，也曾说过，对于爱情，相信双方的缘分和感觉；对于婚姻，如果你不是把对方的缺点也看作优点的话，就不是真正的爱。在这人世上，对感情，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特别脆弱的动物，爱情可以在贫穷中浪漫，却经不起无端猜测和精神折磨。”

王教导员说：“对！你说得对。也许越是顺利进展的感情越是不懂得珍惜，她如果不这样恶语中伤你的话，即使不能天长地久，也可以是永远的朋友，也可以留下永远的感情。”

段干事说：“感情总是在得到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惋惜。但赐星同志，你能不能给小赵一个机会？”

赐星当即没有明确。但在她们走了以后，他被她们的行为，包括小赵的态度，有些触动。他想小赵必竟是个女同志，气量狭小，见识短浅，作为男子汉就应该宽宏大量一些，其实小赵可恶可恨也很可怜，况且谈爱也有好几个月了。赐星把自己的思想向田处长、魏处长作了汇报，他们都不赞同。田处长说：“你好好考虑，和这样思想狭隘的人在一起，怎么生活！”魏副处长说：“一个男子汉不要泥泥糊糊的，好马不吃回头草，自己又不是断腿少胳膊的，不怕找不到对象，外面的漂亮女孩子多的是。”

赐星考虑了很久，最后，思想斗争的结果还是放弃。放弃是一种睿智，是一种豁达，它不是盲目，不是狭隘。放弃，对心境是一种宽松，对心

灵是一种滋润,它驱散了乌云,它清扫了心房。

工作组在十八师工作了一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稳住了部队,就撤离了。“前指”的人员早已回到机关,所以赐星也回到了处里。

“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给毛主席的思想以很大震动,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各项工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第二节 两个女人的较量

冬至过后的这一段时间,天气不好。整天阴沉沉的,北风呼啸,寒风刺骨,像似大雪降临的前兆,弄得不少的人伤风感冒发高烧。魏副处长也偶感风寒,高烧40度,在家打吊针。

下班了,赐星没有去食堂,他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回宿舍,先去看看魏副处长。当赐星走进魏副处长的卧室时,室内有两位老人,一男一女,男的显然是一位首长。魏副处长半躺在床上向赐星介绍:“这是张司令员,这是阳阿姨。”赐星顿时发出微笑:“首长好!阿姨好!”二位老人颌首,脸上挂满了微笑。赐星问魏副处长:“你好些了吗?”魏副处长说:“好些了。”赐星又问:“晚上你需要到食堂打饭打菜吗?”魏副处长说:“不用了,我爱人老陈去食堂了。”停了一会,赐星说:“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就上食堂吃饭去了。”魏副处长说:“好的。”赐星在离开时,再次向二位老人微笑致意,二位老人看着赐星,两双眼睛同时发出了亲切、关爱的眼神。

第二天晚饭后,老陈来到赐星房间,说:“赐星,老魏叫你去一下。”

赐星来到魏副处长房间,魏副处长说:“昨天下午来的那两位老人,男的张司令员是老红军,原是常德军分区司令员,一九五八年因病就离职休养了,他和现在省军区杨大易司令员原是一个部队的;女的是他老伴。他们现在住在省军区机关门诊部后面的将军楼。昨天下午他们老

干部在省军区机关礼堂听‘批林整风’文件传达，散会后顺便来看我。他们看到你以后，对你很欣赏，并问了你许多情况，他们说他们的大女儿小敏，今年二十三岁了还没有找对象，他们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你，你看看怎么样？”赐星没有吭声。

老陈在旁边接着说：“张司令员和老阳的为人人都很好的，老魏在常德军分区工作时，我们住在一个院子，小敏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赐星还是没有表白。

魏副处长说：“你回去考虑考虑，行不行，都要给我一个信。”赐星点头应允。

赐星回去以后，他一直考虑这个问题，他感到十分复杂，十分矛盾。他在与智智相恋和与小余见面以后，他总觉得领导干部家庭的子女固然有许多优点，但确实有许多不足。他们出身高贵，见多识广，但他们好高骛远，生活挑剔，比较任性。而自己出身农村，生活清贫，朴实无暇，但有一定的小农思想意识。双方结合到一起，需要有很大的融合力。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干部实行复员制，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人有旦夕祸福，一旦自己有什么歹情，回了农村，她会跟你去吗？农村的母亲、弟弟妹妹和亲戚朋友来了，她会如何对待？诚然，他又想：目前自己见面认识或谈的也有了几个，都没有成功，不禁也引起自己的烦恼，这里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复员政策上的去向和政治条件要求过高，审查过严都是原因。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了，谈多了也影响不好，了解情况的还知道原委，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自己过分挑剔。而且，自从与小赵失恋以后，没有了恋爱的日子，思想深处确有些单调而沉重，就跟一个池塘里只有一条鱼一样，不管是游荡还是休息，都是冰冷和无味的。特别是在工作之余，在寂静的夜晚，这种感觉特别浓烈。

赐星没有表态，同志们倒是议论纷纷，说“小敏条件不错，赐星是老鼠绊倒米缸，有福不享。”可赐星依然不动。

过了两天，魏副处长又和赐星说：“你考虑得怎么样了，人家两位老人昨天下午又来问这个事。”赐星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全盘托出。魏副处长说：“你讲的这些不无道理，领导干部的子女有他的毛病，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是什么家庭，像他们家里的子女的教育都很好。至于现在的干部复员政策，你年纪轻轻的，好好干嘛，考虑那么多干啥！再说，政